

“新田园诗”在乡村振兴中的时代价值与诗学路径

黄 卫

在“城镇化浪潮”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双重语境下,“新田园诗”作为一种兼具传承性与当代性的创作潮流逐步兴起。它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诗歌流派,而是对新时代以来扎根当代乡村现实、赓续田园诗传统、呼应新时代主题的诗歌创作的统称。它既非对古典田园的复古式模仿,也非对乡村现实的单纯批判,而是以多元的创作主体、鲜活的本土经验、开放的城乡视野,重新诠释乡土的价值内涵,在时代变革中重建人们对乡土的情感认同与文化归属。

古典田园诗的乡土认同范式与当代转化空间

中国古典田园诗的发展始终与乡土认同的建构紧密绑定,在千年演进中形成了隐逸精神与风土叙事两大传统。

古典田园诗的发端,本质上是文人士大夫的精神选择。东晋陶渊明作为田园诗派的开创者,首次将乡士田园从地理空间升华为精神空间。在《归田园居》组诗中,“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的简朴村居,对应着“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生命解放。这种乡土认同,以“天人合一”的自然哲学为内核,将田园构建为对抗官场世俗、实现人格独立的精神家园。

与隐逸传统并行的,是直面乡村日常的风土叙事传统,以南宋范成大《四时田园杂兴》为集大成之作。这类诗歌跳出了士大夫的隐逸视角,深入乡村四

季的劳作节律、民俗风情与伦理秩序,书写“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的代际传承,展现“家家打稻趁霜晴”的集体劳作图景。

当城镇化浪潮打破了农耕社会的稳定结构,当乡村振兴成为国家战略,古典田园诗的认同范式难以回应复杂的当代乡村现实。但其中蕴含的耕读文化精神、生态审美智慧、乡土伦理内核,依然是当代乡村建设不可或缺的文化资源。“新田园诗”正是在接续这一传统的基础上,努力实现“乡村诗学”的转型与重塑。

双重语境下乡土认同的危机与“新田园诗”的兴起

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着城乡格局,也深刻冲击了传统的乡土认同体系。首先是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乡村社会生活的变化。其次是空间变迁导致的诗意载体变化。合村并居、改建等进程改变了传统村落的物理形态,让乡土认同变换了空间锚点。再次是“两栖”人口处于“融不进城市,回不去故乡”的尴尬境地,形成了“根性失落”与认同迷茫。

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呼唤一种能够直面现实、承接情感、赋能发展的新型田园诗书写,这正是“新田园诗”兴起的社会心理基础。而“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又为乡土文化的复兴提供了历史机遇。正是在认同危机与文化振兴的双重动力下,“新田

园诗”逐步兴起,成为回应时代命题的文学载体。

“新田园诗”对乡土认同的重构

古典田园诗的乡土认同建立在城乡二元对立的基础上:城市代表着喧嚣、活力与交融,乡村代表着纯净、本真与诗意。而“新田园诗”彻底打破了这种对立认知,其最鲜明的特质是“在场性”“当代性”与“实践性”,从“身份、文化、空间”三个维度,敏锐捕捉“城乡流动、共生互动”的新变化,全方位重构乡土认同,使其从怀旧式的回望转向建构性的生长。

比如《鸛鸣天·雪山镇》(作者史玉芳):“雪岭嵯峨接浩天,新途九曲入云烟……长龙冷链下南滇。干坡林海翻金浪,一键飞销出万关。”“长龙冷链”“一键飞销”将现代物流、数字电商自然纳入田园书写,彻底打破了“乡村封闭自足”的传统想象,展现了边地乡村的特色农产品通过互联网与冷链物流直达全国市场的现实图景。

这种开放的视角拓展了乡土认同的空间边界:人们对乡土的认同,也从对“传统乡村”的固守,转向对“城乡融合下的新乡土”的接纳与期待。

“新田园诗”的时代价值和诗学路径

“新田园诗”既需要文学价值,又应具备经济价值、社会价值与生态价值,在铸魂育人、存智启新、赋能产业、塑形美颜、化俗润风、聚人兴村等方面发挥独特作用。

如《田园双抢交响曲》(作者吴义萍):“晓风拂面露初凉,机械轰鸣垄上忙。割稻犹吞千叠浪,插秧更织万重裳。银鹰洒药驱虫害,智者巡田测底墒。莫道农家无逸趣,笑声满径伴斜阳”,诗中描写了农业现代化的时代进程,让先进农业科技以更具感染力的方式走进大众视野。

再如《吃新》(作者黄峰):“绿柳啼莺迎远客,呼翁举盏敬芳邻。夏收麦熟香如酒,醉了田园醉了村”,既记录了鄂东南一带“吃新”的习俗,又弘扬了和谐文明的新乡风,生动展现了乡村热情好客、家庭和睦、邻里互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图景。

面向新时代的现实需求,“新田园诗”除了要保留诗意的审美品格,更应该走出书斋,走进田间地头,校园课堂和乡村治理现场,在大众参与中实现诗学的传承与振兴,让乡土从凝固的记忆变成生长的现实,从封闭的空间变成流动的精神根脉,实现从“文本诗学”向“生活诗学”的转向。

通过多维度的实践转化,“新田园诗”将真正成为参与乡村治理、产业发展、文化建设的现实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作出应有贡献。

接层面,引导学生参与乡村振兴中的非遗工坊建设、社区文化服务等项目,推动其角色从文化“消费者”向“传播者”“创造者”转变。

再次,贯通育人链条,促进“知行合一”。遵循“知、情、意、行”的育人规律,通过系统教学夯实认知基础,借助沉浸式艺术展演激发情感共鸣,依托先贤故事与风范砥砺意志品格,并将传统美德细化为日常行为规范。同时,构建涵盖“认知、行为、价值”的多维评价体系,将文化实践纳入学生综合素养评价。

最后,夯实支撑体系,凝聚协同合力。组建跨学科的“学者+匠人+教师”融合型教学团队。深化与博物馆、美术馆、非遗保护中心等机构的合作,共建实践教学基地。推广校内教师与行业导师相结合的“双导师制”,落实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工艺大师进校园的长效机制,通过构建产教融合共同体,实现资源互通共享。

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融入高等教育全过程,是一项事关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战略工程。高校必须以体系化重构为关键,推动课程、实践、机制、保障等全要素革新,有效引导青年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感性喜好升华为理性认同,从旁观欣赏转化为自觉践行。唯有如此,方能培养出既具有扎实专业本领又富有深厚文化底蕴与深沉家国情怀的时代新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文化动力。

(作者单位:北部湾大学)

影像化叙事赋能红色文化融入『大思政课』

石红英

思政课不仅要要在课堂上讲,而且要结合现实、结合社会生活讲。“大思政课”之“大”,不仅在于育人场域的向外延展,更在于育人范式的深度重塑。当前,以红色文化资源为依托的“行走的思政课”已成为高校实践教学常态化抓手。伴随数字文化生态的蓬勃发展,青年群体接受红色文化的方式与认知习惯发生深刻变化。单纯实地走访参观容易停留在表层观感,亟须创新表达载体打通体验与认同之间的通道。顺应时代发展趋势,推动大思政课实践教学从传统的物理抵达向深层精神共鸣升华,实现红色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已成为新时代深化“大思政课”创新的重要课题。立足影像化叙事这一重要时代传播载体,实现红色文化的“时代化转译”,助力实践教学从浅层感性体验升华为深度文化认同,是依托红色文化资源推进“大思政课”育人的应有之义。

影像化叙事赋能大思政育人的内在逻辑

影像化叙事(微电影、微短剧等)赋能思政教学实践,本质上是通过“具身参与”推动红色文化基因生动构筑,实现知、情、意、行的有机统一,推动青年学生完成从文化尊崇向文化自觉的层次跃迁。

主体觉醒:从“他者叙事”转向“文化能动建构”。认识是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反映。微电影、微短剧的创作,要求学生将抽象的红色文化理论拆解为鲜活的镜头语言,这本身就是对红色文化进行“二次生命化”的思维重构。当学生从历史的“旁观者”转变为红色文化价值的“讲述者”,他们便在主动的资料挖掘、剧本打磨与影像表达中完成了对红色文化精神内涵的能动摄取,实现了文化认知层面的主动建构与价值内化。

具身内化:依托角色转换消弭历史与现实的隔阂。人的认知过程与身体的情境化体验密不可分。影像创作中的“沉浸式”角色代入,让学生不再是隔着玻璃看历史,而是在情境交互中感悟革命先辈的信仰抉择与革命精神。这种具身化的体验让抽象的文化价值转化为有温度的情感联结,消解了宏大叙事与个体感受的距离,推动育人成效从理性说理转向深层文化认同。

价值辐射:在数字传播中放大红色文化的时代感召力。数字化影像具有天然的传播优势与感染力。一次深入灵魂的思政课,经由艺术化叙事凝结为影像作品,不仅是创作者的思想精炼,更演化为可跨越时空的文化育人资源。借助社交平台互动传播持续放大育人效能,推动瞬时情感触动化为稳定持久信仰,在广泛的文化共鸣中实现价值延伸,真正让红色文化以符合时代特征的方式“活”起来。数字化影像作品推动“大思政课”突破校园边界。通过新媒体空间的涟漪效应,将新时代青年学生的红色文化作品转化为面向全社会的公开课,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文化反哺,不仅深化了主创青年的时代使命感,更在无形中滋润了网络红色文化生态,实现了高校“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的同频共振。

影像化叙事赋能大思政育人的实践路径

推动影像叙事与思政实践的深度融合,不仅是技术手段的叠加,更是文化育人范式的系统重塑。应聚焦资源、流程、评价等多个维度发力,构建全闭环实践教学人体系,切实提升思政育人实效。

活化叙事资源。红色资源不应只是被数字化手段“简单拼接”的物

理点位,而应成为微影视创作中被艺术化激活的红色精神载体。要深挖红色文化与当代青年精神需求的契合点,进行“情境融合”的深层创作。再通过引入现代叙事视角与生活化细节,将宏大历史话语转化为具有穿透力的现代故事形态,使红色文化在影像表达中实现从“历史遗迹”向“时代共鸣”的话语跃迁,真正让红色基因在具身参与中“活”起来。

优化教学链条。完善“行、研、创、传”的红色文化实践模式,彻底告别单次行走的传统模式,构建贯穿教学全周期的链条。在此链条中,“行”是实地探访的红色文化积累;“研”是将感性体验上升为理性认同的关键——引导学生在历史细节中抽丝剥茧,确立影像的学理内核;“创”是用现代镜头对红色美学进行创造性重构,拒绝刻板说教;“传”是依托新媒体矩阵进行互动共鸣的数字文化分发。四者环环相扣,将原本离散的户外实践转化为探究式的“红色叙事工坊”,确保红色文化的精神供给在每一个实践环节都能深度渗透。

重塑评价体系。评价范式的变革是实践育人提质增效的“指挥棒”。要摆脱传统单一的心得汇报模式,确立涵盖思维深度、情感温度与社会影响力在内的多元评价标准。将学生在作品创作中表现出的理论驾驭能力、价值立场及作品在社交媒体引发的价值回响作为考评核心。通过这种可视化、多元化的实效评估,激励学生在“自编、自演、自传”的实践链条中实现自我教育、自我超越与价值升华。

结语

红色文化的时代激活与影像化叙事转型相融合,是推动“大思政课”高质量发展、凸显红色文化育人价值的创新引擎。叙事创新赋予红色育人以破圈落地的时代活力,红色文化赋予影像表达以历久弥新的生命力量。两者一体推进,能让红色文化在新时代青年心中产生深刻共鸣。未来,高校“大思政课”建设需深耕影像化叙事的融合育人实践,让红色文化铸魂与数字技术赋能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切实发挥思政课立德树人作用,引导青年学生在艺术创作与时代叙事中赓续红色血脉,成长为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作者单位:乐山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以文化自信引领高校传统文化教育体系重塑

宾祖昌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高校肩负立德树根本任务,既要培养人才,也要承担起文明赓续的使命,其传统文化教育成效直接影响到青年一代的文化认同、价值塑造和精神归属。当前,高校传统文化教育已迈向系统化、制度化发展阶段,但实践中仍不同程度存在碎片化、浅表化、形式化等问题,高校亟待将“知识传授”向“文化浸润”转变,构建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育人新生态。

直面现实困境

深层次结构性问题影响高校文化育人质量的整体提升。

一是课程体系有待系统建构。当前高校传统文化教育多依托零散通识课程开展,尚未全面嵌入专业人才培养体系,存在通识教育与专业教学“两张皮”的现象。比如,工科教育很少会结合“工匠精神”去做历史溯源,医学教育也未很好地衔接中医整体观哲学,艺术设计专业对古典美学精髓的吸收也略显不足。即便有些高校尝试融入传统文化,也多只是贴个标签,难以真正实现专业知识与文化精神的深层耦合。

二是学生认知有待持续深化。比如,一些学生对“国潮”的兴趣仅停留在符号消费和视觉审美层面,学生对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演进逻辑及其当代转化价值还缺乏系统深入的探究。真正投身经典研读、非遗传承等深度实践的学生并不多,“知”与“行”之间、“趣”与“悟”之间未能有效结合。

三是育人机制有待健全完善。部分教育活动给人重形式轻内涵、重展示轻体验的倾向,一些节庆化、表演性的内容安排忽略了对“认知、情感、意志、行为”完整育人链条的系统设计,导致传统文化很难真正走进学生的日常学习和生活。

因此,高校传统文化教育必须从零散的“活动点缀”走向系统的“体系重构”,从单向的“知识植入”升维为全方位的“文化浸润”。

夯实理论根基

破解上述困境,需要依托科学理论、前沿方法、完备政策制度形成多维支撑。

第一,以文化自信理论来引领价值方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之“根”与“魂”。高校教育不能只停留在知识讲解层面,应当着力阐发“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精华,并把它们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接起来。立足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开展系统性阐释,引导青年学生深刻把握中华文明发展脉络与精神内核,筑牢文化主体意识。

第二,以现代教育理论创新实践路径。高校可统筹校园文化空间建设,打造文化长廊、非遗工坊等沉浸式文化空间,让校园变成一个“行走的课堂”。推动传统文化从外部知识灌输转化为学生内化的人文素养、思维方式与精神气质,将文化浸润成果积淀为青年成长成才的长效文化资本与核心竞争力,从而实现育人效果的长远回报。

第三,以政策体系来强化制度支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为学科专业融合提供了明确依据,《高校“一站式”学生社区综合管理模式建设提质增效指南(2025年修订版)》拓宽了育人场域。依托这些政策文件,可以构建起一个“显性引导与隐性熏陶”相结合、课堂内外联动的立体育人网络。

探索实践路径

立足现实需求与理论指引,高校应当着力构建一个以“文化浸润”为核心的协同育人生态系统。

首先,重构课程矩阵,深化融合机制。打破通识课的“孤岛”状态,构建“通识核心课+专业融合课+实践创新课”三维课程体系。通识层面,可设立“中华文明导论”等必修核心课程;专业层面,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如在药学专业融入传统炮制技艺与理念,在粮食专业贯穿“粮德”文化教育;实践层面,开设非遗工作坊、古籍修复等分课程。同时,建设数字化教学平台,开发如“剪艺图灵”等智能辅助工具,支持学生的个性化、探究性学习。

其次,创新实践场域,强化体验深度。打造“环境浸润—活动深耕—社会转化”递进路径。在校园环境层面,可建设“活态文化博物馆”,如绍兴文理学院利用VR技术打造“云上兰亭”书法教学场景;在活动组织层面,开展“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驻校计划”、创作营等,如山东商务职业学院依托20余个文化类社团联盟常态化开展实践活动;在社会衍

中,借助艺术语言所特有的情感穿透力与精神感召力,让学生在审美体验的潜移默化中完成道德认知的内化与价值观念的升华。

数智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艺术院校思政教育的路径

(一)利用数智技术整合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艺术类院校可利用AI和大数据技术对分散于各个艺术专业领域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进行深度采集,在庞杂错综的学术话语体系中精准剥离出潜藏于传统音乐乐理演变、古典美术工艺流程及古代造物设计法则背后的民族精神核心密码,针对声乐专业可着重挖掘历代宫廷雅乐所承载的礼乐精神内核、地方民歌中代代相传的乡土情怀与集体记忆,以及古典诗词与声乐艺术融合过程中积淀的人文品格等内容。在数据挖掘的基础上,以数字化转译的方式整合艺术相关的传统文化素材,除了通过简单的图像扫描与文本录入式浅层处理之

王保梅

外,还可借助语义标注、知识图谱构建及多模态关联技术,将原本孤立存在于不同载体的零散文化资源转化为具有内在价值关联的结构化数字知识单元,为思政教育内容与艺术专业课程无痕嵌入提供可灵活调用的标准化内容支撑。

(二)创新数智化教学模式。艺术类院校可配置混合现实映射、全息矩阵投影与精准空间音频阵列等成套沉浸式数字设备,并结合不同艺术专业课程的教学需求搭建与之匹配的沉浸式教学场域。以中国画专业课为例,借助高精度三维建模与动态光影渲染技术还原北宋汴京画院的创作实景与彼时的山水意境,让学生在沉浸式观摩古人笔墨技法演变脉络的过程中同步体悟范宽《溪山行旅图》所寄寓的天地情怀与文人风骨,进而在潜移默化中自然接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承载的精神价值内核。与此同时,教师可通过牵头搭建线上学习社

群的方式有效拓宽思政育人的物理边界与时间维度,以隐性引导者的身份深度参与学生围绕艺术创作开展的日常交流互动,针对学生分享的创作草图与阶段性成果适时融入贴合艺术表达语境的文化解读与价值引导,使思政教育不再局限于课堂内的集中讲授,而是自然渗透到学生日常艺术学习与创作过程中,达到一种持续且温和的价值浸润效果。

(三)拓展数智化实践平台。面向校内,艺术类院校可依托现有教学资源搭建数智化实践基地,同步打造融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的数字创意工作室以及兼顾非遗活态传承与当代创新的专业实验室,为学生提供能够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元素与前沿数字技术深度融合的创作载体,支持学生探索数字绘画、数字雕塑、数字音乐等多元艺术形态的创作路径,使其在沉浸式的创作实践中逐步深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内核的理解与价值认同。而

向校外,艺术类院校应与各类文博单位共建数字文化实践基地,组织学生深度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数字化采集、修复与传播等全链条保护工程,使学生在真实项目的落地推进过程中直观感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面临的现实困境与发展机遇,进而涵养其面向未来的社会责任感与文化使命感。

结语

艺术类院校应当主动顺应数智时代发展的内在趋势,依托数智技术在资源整合与传播赋能方面的独特优势,持续探索适应当代青年认知特点的文化育人实践路径,借助可实现海量文化资源数字化转化与分层呈现的技术手段,打破传统课堂的时空边界,延伸思政教育的实践场域,推动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与思政教育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深度互融,最终培养出兼具深厚文化根脉、健全人格素养与过硬专业能力的新时代文艺从业者。

(作者单位:山东艺术学院)